

牙	
牙	
學	
語	

「只有了解自己母語之美的人，  
才能體會外語的精髓。」

歌德
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吧！維也納。Lothingerstrasse 十八號。三樓。音樂學院、鋼琴教師，這是個糾纏著渾厚音樂傳統和彼此競爭角力的場域，每個到此探索藝術的學子，在鋼琴前孤軍奮鬥著，也在這文化藝術的氛圍裡，不計一切的朝著「美」的境界邁進。

一直講著巴哈的語言，一直詮釋著貝多芬的音樂聖經，一直哀歎著舒曼的憂鬱與狂喜。那幾年間，我渾然不知，教授心裡竟然一直藏著一個疑問，一個文化上的好奇。直到有一天，教室來了一位當時仍屬罕見的台灣學生，教授和那位台灣學生說完正事後，好像逮住什麼好機會似的，急忙指著我問那學生：「她會不會講中文？」

我莫名其妙的望了教授一眼。

之後，頓時明白。原來，這幾年在單獨孤行的藝術道路上，無形中我已脫離了所有的華文環境；德文，正不自覺的朝著變成母語的方向大步邁進，而同儕和教授也從未聽我講過一個中文字。這一切看在他眼裡，似乎為我的文化認同心急了好一段時間。

待那學生步出教室後，教授又一個問題接踵而來：「你還看中文書嗎？」我不加思索的說：「當然啦！每個月家裡都會寄些雜誌和書籍來呢！」教授一臉安了心的表情，直說：「還好，還好。」

文化，藉由「語言」過渡到另一個靈魂裡，這是一條潛移默化的道路，也是唯一的捷徑。

一直等自己的孩子到了牙牙學語的年紀，這個問題再一次成為關注焦點。在公園裡和其他母親聊天時，不少媽媽對雙母語的小孩露出讚嘆的欣賞——尤其是現在當紅的中文。

有次樓下的西班牙媽媽，帶了兩個可愛不已，活潑熱情的女孩來串門子，孩子們玩在一起，不亦樂乎。我很好奇孩子們用什麼語言，傾耳一聽，孩子們有自己溝通的方式。這兩個滿口西班牙文的姊妹花和同伴玩

時，會自動轉換成幼稚園所習慣使用的語言——德文，大家咯咯咯的笑成一團。

西班牙媽媽說，他先生表示現在只要孩子學中文，未來無往不利，因為在商言商，中文是世界趨勢主流；當下，很多德國家庭特意請以中文為母語的保母，為的是讓小孩從小學會字正腔圓的華語，把它當成母語來陪伴成長。

曾有次孩子受邀到幼稚園的小朋友家中做客，我和這位奧國媽媽閒聊著，一席咖啡下來，我發現那孩子竟對著媽媽用字正腔圓的中文大聲嚷著：「我，還要！」我跟孩子的母親說，剛才喝咖啡時，我一直有種錯覺，以為聽到她的孩子在講中文。不過，剛才那一句話清清楚楚，他孩子講的真的是中文。

但如此一來，語言會不會喪失它原本的文化價值，而變成功利的目的呢？

就如同我在台灣已經找不到一間不教美語的幼稚園了。小朋友賣力的在家長的期望下，把美語當成母語來認知；小小的手緊握著筆認真寫著，

把ABC擠進格子和自己的小腦袋裡——國際化的競爭在未來等著。

小孩該講什麼話？

在瑞士，凡是以非德語為母語的母親，政府都會補助她們的小孩上「母語課」，這個政策講白了，就是一個國家「拜託」小孩學母語。比方說，一位母親本身是講葡萄牙文，那她的孩子可額外獲得上葡文課程的費用補助，讓一個孩子的母語不因身處非母語國，而只停留在口語的階段。

幫忙打掃房子的波蘭媽媽對我說，一定要講母語，將來孩子的人格才會健全，才会有自信。因為，他們會對自己的文化人格挺胸、認同。

走過了這麼不同的語言場景，我一直認為，如果一個極自然的親情傳承、一個培養孕育孩子連繫濃郁母語臍帶的素顏情懷，變成了主題，那表示，有些地方不對勁了。

母語，是在家中綿綿傳承的語言；學校教的，應該是「外文」。如果，今天學校得教「母語」；而「外文」在孩子還口齒不清時就開始講，那麼在我眼中，看到的是本末錯置，而不是擁有國際觀的表徵。

我想像著，在台灣也為有著菲律賓媽媽、越南媽媽的孩子，在學校開

設免費的菲律賓文或越南文課程，讓那些孩子對母親的語言也能有知性上的探索、認識。最後，最後，我由衷的想像著，一個布農族的孩子能夠流暢的講著布農語，那麼將來布農的八部合音，就能持續盈繞群山，不用擔心失傳了；而坐在屋前的布農耆老，臉龐上也會有份光彩自在。

孰	
生	
孰	
熟	
？	



「我在考慮要不要給孩子上全美語的幼稚園哩！」一位媽媽跟我說。

我望著那還不會講話的兩歲小男孩，為他的命運擔心。他搖搖擺擺的走過來，玩著貓咪娃娃，一派天真。

「先學會母語，建構好腦中的語言系統後，再加入外語。這樣以後不管接觸任何語言，都能很快進入情況；同時，語感才會好。」我說。

這類對話，我只要出門，一天在台北都會遇到好幾次。只要有媽媽和孩子的地方，公園也好，店家也罷，熱心教育的母親一聽到我的孩子說著清晰流利的中文時，總會驚訝的表示，在國外不是都講外文嗎？孩子怎麼會說中文，還看得懂？接下來的，上面的問題就會出現了。

遇到這類情況，我總是語重心長的回答上述標準答案，希望父母們能

夠聽進去。但我想，這位年輕母親最後還是會把孩子送去美語幼稚園吧。

我回想起自己學語言的經驗，溯著時間長河，回顧自己。

德文是我的第二外語，但是隨著歲月，已成為我最擅長的第一外語，是我吸收一切知識、一切文化、一切國際訊息的工具。（德語系國家在文學、翻譯、哲學、國際新聞上的強勢與深度專業，令掌握這個語言的人，得以便捷的進出智性的世界。）一個很清晰的印象是，當時面對德文中較複雜的文法規則時，我是藉由英文既有的底子跨過來的。那感覺好像是腦海中發現一條似曾相識的林中小徑（林中路），然後快步的、毫不衝突的跨了過去，接著便省力的找到了目的地。但別誤會，我並非說自己的英文有多好，我的英文跟多數人一樣，是上國中時才開始學習的，之後靠著二、三十年前那幾本全國統一的課本，建立起一個正確的文法世界（可見沒太多資訊有時也是個好處），然後再藉著這個簡單、清楚的架構，進入了第二外語。

但是，這個「簡單、清楚的架構」，是在中文練習了很久很久，看了很多很多中文書籍，同時在完全「沒有外語」的影響下（如英文），才得以建立起來的。

語言沒有速成，只有日復一日用功累積，底蘊才會深，文筆才會美，也才是深入一個文化的不二法則，而且是「唯一」的法則。

女兒學會注音符號，是在回台念大屯國小附幼時。以往遇到書中不懂的字，她總是大聲找媽媽求救。那段為期六週的上學期間，透過小朋友之間的耳濡目染，和唐詩琅琅間，她竟把注音符號融會貫通了。原本零零落落的每個符號，瞬間立體串連起來，從女兒口中拼出一個一個中文字。

這下看書遇到不懂的字，便自己奮力求知，不求助於人了。

德文和很多歐洲語言一樣，望字即能唸，與中文的注音符號相同。孩子念附幼的那幾個星期沒講德文，有天我心血來潮的用德文唸了一本較深的故事給女兒聽，沒想到，隔了一週後，她竟然自行拿起，琅琅上口。遇到不確定的字，也開始試著拼音，一個 t、一個 b、一個 p、一個 a，像拼注音符號似的無師自通起來。一本國小讀物，就這麼勢破如竹的走過一回。

喔！真的是融會貫通，融到另一個語言了。

那時在台灣找幼稚園，我極力避免讓孩子進入美語幼稚園，不是為了

反其道而行，而是為了孩子的語感。語感，是體驗一個語言、甚至文學之美的偵測器。唐詩宋詞，字面上也許可以譯成外文，但是那「韻味」，是絕對無法透過翻譯傳達的。這種「僅能意會，不可言傳」的韻味，就是語感的催化。

在維也納時，我在孩子進入幼稚園前，幾乎不說德文，僅以母語溝通，也不擔心她進入團體裡會有什麼適應不良的問題。在家中，在公園裡，只要是和孩子的單獨對談，我僅以中文溝通；不過如果有其他孩子或母親的加入，我會看情況講德文，以示尊重對方文化。我的立場很簡單：不管今天我講的母語是印度文、毛利文、希臘文、義大利文都好，我在面對孩子時，一定自然流露母語所能傳達的情感和親密性。

有些身處異國的母親，為了怕孩子不能即時融入當地社會，不跟孩子講母語，完全以居住國的主要語言為主，徹徹底底放棄了自己的文化認同。這不只是隔靴搔癢，而是違反人性。於是，我在電車上聽過東歐媽媽強硬的和自己的孩子用德語溝通；也遇過一個中國籍媽媽的孩子，在我跟她說中文時，一臉茫然。在台灣，則有東南亞籍的媽媽，她們很多——甚

至被迫——不再同孩子講自己的母語，完全服膺在強勢的中文之下。

這是對一個人、對她的文化人格的強制剝離，甚至可說是剝奪了她一半的靈魂！

教孩子中文不是因為趨勢、熱潮，也不是因為以後職場的優勢，而是因為文化。這是第一條文化的臍帶，母子間最理所當然、最不假思索的溝通；這不是算計的安排，也不是押寶的培植。

事實上，不管母語與當地國的語言是否同異，研究顯示，雙語的刺激能對大腦產生不可思議的影響，對日後學習助益良多；同時，也會具備靈敏度更高的社會行為。不管這雙語是哪兩種語言，都是一種文化上心靈的豐富，甚至可說是一種文化上專享的特權。

下次當我被問到這類問題時，還是會語重心長的表示，母語架構完整後再學外文較好，因為這一來其他語言亦能自行架構，不然零零散散，皆不得其一。

我	
不	
喜	
歡	
去	
幼	
稚	
園	
！	



七歲的鄰居小男孩，在台灣冬陽煦煦暖照之下，騎著一輛大的變速腳踏車，繞著我身旁轉，也問東問西的。

「國外的幼稚園有沒有打成績？」

「沒有啊！那麼小，去玩就好了！」

「那要寫什麼功課？」

「也沒有耶，每天都在玩，頂多做做勞作而已。嗯，有安排體育課，讓他們跑跑跳跳……」

那孩子似懂非懂的。我接著說，沒有功課，但是有「學習」。學日常生活自理打點，學如何擦乾剛洗完的手，學認識數字、顏色、聽故事，學坐下來好好吃完一頓飯，學上廁所，學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遊戲，學發

生爭執了時該怎麼辦。

突然，耳邊響起一句：「我不喜歡去幼稚園！」一個四歲大的鄰居孩子突然大叫，臉上那股驚慌、恐懼，和極度防衛的語氣，大概是聽到剛剛我和那七歲男孩的對話了。我知道，下一句話一定是：「老師好兇！」果然，他邊跳腳邊扯著媽媽的裙子喊著：「我不要去！我不要去幼稚園！」我望著孩子的反應，想著台灣孩子小時候幾乎都會面臨到的一張臉孔——很兇的、生氣的、怒目的臉孔。不管是在小學、中學，還是幼稚園。

一個學習相處的環境，應是和諧的，才能平心靜氣面對新的事物、新的人生課題。為什麼在這裡，會讓威嚇的語氣成為理所當然的常態，進而成為台灣每個世代的孩子都會有的夢魘？原因很簡單：因為要交出「成績」，即使在幼稚園也是。付了學費就要看到績效，英文字母、表演話劇、注音符號，這類展示成果，園裡的老師得做出成績來。

廣告中一再散播這樣的訊息：提早學習，起跑點放在前方，能贏幾步是幾步。但是回歸到孩子的天性，幼稚園這個年齡的孩子是坐不住的，集中力頂多十分鐘，除非是他感到有興趣的事——「玩」。若要按捺下這年紀

好動的天性，要求孩子硬是坐在桌前，小小的手描繪著ABC，用稚嫩的嗓音練習著英文會話，一節課一節課的坐下去，坐不住的那一刻很快就來了，這時怎麼辦呢？老師只能強制壓下去，因此得板起臉孔，變得兇巴巴。

幼稚園，其實只要好好玩就好。

我不知道，如果整間教室的孩子走來走去，一個角落、一個角落，各自玩著，那情景是否會讓台灣的老師覺得沒有秩序、孺子不可教也？！如果願意試看看，觀察五分鐘，老師很快就會發現，整個班上的氣氛祥和多了。

孩子一旦專心在自己的遊戲天地裡，就會全神貫注安靜下來，串珠子的串珠子，畫水彩的畫水彩，排拼圖的排拼圖，聽故事的則圍成一圈，眼睛大大的張望著老師。因為，沒有人會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時左顧右盼、扭來動去、大聲嚷嚷，大人小孩皆然。

在這種氛圍下，負擔重任的幼教人員也能大大喘一口氣，平心靜氣的對孩子說話了。

有時，聽到有些朋友選擇放棄幼稚園，一手攬起教養責任，只因看到孩子無法盡興的盪鞦韆時，那一臉未盡的沮喪神情。對多數母親來說，這

些無意間映入眼簾的一幕，並不會隨著歲月淡去，反而會深深烙在心頭。

一次去接女兒時，園裡老師說，今天孩子在吊床上盪了將近半小時。一個鞦韆似的吊床，從教室天花板垂下，像布窩似的，孩子可以鑽進去，或躺或坐，也可盪鞦韆。當孩子的身高夠了，爬進去看看，沒想到這一躺比大人還愜意。我不知道那半小時裡，一個躺在吊床裡的三歲孩子，腦袋在轉些什麼？晃著晃著之際，是否回到在媽媽肚子裡的感覺？

孩子的腦部一旦動起來，神經發展的速度可媲美細胞分裂的壯景；同時小腦袋裡天馬行空的幻想，是大人早已經退化、甚至忘卻了的天地。一想到這半小時，會是個孕育想像力多麼可貴的搖籃，怎不讓人驚喜萬分！

幼稚園的老師看在眼裡，也就讓她盪個夠，沒去干擾，頂多孩子就是在吊床中睡著了而已！這是種自行體驗的過程，誰也沒去吵誰，真是安靜祥和的教育哲學。

寫下《愛彌兒》的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, 1712-1778）曾說：「關於教育首要的事情，是去觀察一個孩子所透露出來的天性，然後讓他順性的

發展。」

也許，允許不同的遊戲在同一時間進行，是一種從容，是一種順性的發展，更是種尊重吧！

\* 附記

近來在國內也漸聞此類「角落教學」理念，或許，也是一種從容的選擇吧！

這	
是	
我	
弟	
弟	
的	



去德國探望朋友的兩個小孩，不知他們長多大了。算算，這也是十幾年前的事了。

當時為了要帶什麼東西當禮物送給兩個孩子，我著實傷了一下腦筋。那時的我還沒有跟孩子相處的經驗，我心想，一男一女，喜歡的可能不一樣；一個上幼稚園，一個剛上小學，年紀不同，性別不同，需要的一定也不一样。這樣吧！買書應該錯不了。如果不喜歡看書，我可以唸給他們聽，還沒有聽過有小孩子不喜歡聽故事的。

就這樣，我帶著一藍、一粉紅兩個小書包，裡頭裝了些故事書，出發了。七個小時的火車後，人已經站在德國的車站。一見面，兩個孩子馬上打開小書包，為這禮物驚喜歡叫，那時我才鬆了一口氣。